



春秋五論

全

仁記
1.2.15



門口仁
第 1215
卷

宋呂樸鄉先生著

日本日比文句讀

春秋五論

成章館藏版



春秋五論序

清康熙中納蘭成德袁錄古今諸家之經說彙為經解一書凡七十套而宋呂大圭春秋五論一卷載在乎其中余嘗校而藏之他日復會唐宋以還諸儒干涉春秋之書而參檢之書中所論也論夫子作春秋辨日

月褒貶之類。蓋一家見解也耳。降迄明季。
一代巨儒。如京山郝氏。西河毛氏。數輩。雖則
有各門而單行者。而皆繁文多說。無復能
辨析。顧獨至如五論。簡而不失要領者。其
與能哉。沈紫使君篤志好古。聞余有校
本。將取而梓之。乃重加檢閱。以付剞劂。若

夫所編。不敢盡以為善也。雖然。以此一破千
古之惑。則使君之斯舉。亦長不朽于
世也夫。

寬政庚申春二月花朝

東湖居士日比文撰



春秋五論序
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
辯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
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
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閔肆而嚴正春秋大旨
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
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陸朝
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
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

春秋五論序

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
辯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
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
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閔肆而嚴正春秋大旨
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
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陸朝
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
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

春利五言序
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為管軍總管者、掖之出、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問其姓名、不荅、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為

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菴、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訛道學者、往往謂其迂踈無濟、然宋社旣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為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以是觀之、道學又何負於人國乎、良可嘆也矣、武榮、即今泉州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為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兜鄉、大豐山下、學者因號為樸鄉先生、
庚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五論
樸鄉先生溫陵呂大圭而述
論一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

春秋五論
樸鄉先生溫陵呂大圭而述
論一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

春秋五言
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
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
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
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
也、真偽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
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篡上、
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
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

則緘歛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絕也、於
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
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故
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
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
魯史所書、其於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
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
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

也、吾別之、真偽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崩、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

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為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為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

無明君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
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曾莫有議其
非者、則為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
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
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
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
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
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
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

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
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
明之、則固自有犁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
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
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修然自省
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
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
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為有一治之效、蓋具有見
乎此矣、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既已蕩然不存、天

子之禮樂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
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顛倒錯亂
貿貿不明則三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
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
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
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
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
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
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為是說者不惟

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
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不
書氏或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
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
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
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
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
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以魯國而欲
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

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亦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非以私諸

已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記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嗣也，賞罰之權，夫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為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

春秋五論
卷五
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失、往往在於尊聖人大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

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

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矣。

論二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

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奔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夷狄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

春和五論 金 八
淪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
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
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
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
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
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
也、然公子疆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
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
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

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
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
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
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
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
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
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
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
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

春秋五論
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賤、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賈、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紀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

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有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

貶乎、大抵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事
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
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
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成襲
奔叛執放、水旱兩雹水雪彗孛蟲螟、凡如此者、
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
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災、凡如
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
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

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
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
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
號、而是非善惡、則係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
書字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
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
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
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
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

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卽、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工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蝻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

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雹、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明日乃葬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
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已未同
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
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
之然以是謂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
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
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日而後月者有
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
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

書荆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
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漫盛矣魯翬柔
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
氏者鄭段陳陀衛州吁始也皆名之于後則雖
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
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
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
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
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

春秋五言
卷之三
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把公爵也、而書伯、滕侯、魯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名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

于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正甚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論三

或曰、予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

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但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但曰衛繫、而曰衛侯之兄繫、陽

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第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第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為春秋之

達例、孰為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摯、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

春秋五言
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為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賤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柩、而聖人

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我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輦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輦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

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學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

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論四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於堯、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讎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脩扞我于艱、

春秋五言
金
○十一
患已弭矣、用資爾拒鬯一亩、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卽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由是而上、則為西周、由是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為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

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弑其君、齊自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為

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三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

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

楚尚廢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
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
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
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名陵之典、晉蓋不預
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
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鄆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
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
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
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

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
大者耳、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
字也、于後則名氏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
大夫、始未有書氏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者矣、
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
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
僭天子、于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
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會春秋一
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邈之而上、則

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治之而下，則
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
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
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
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
思過半矣。

論五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
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

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
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
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
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
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
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
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
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
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

賁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

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徃徃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也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為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羞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

春秋五言 全
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

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知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

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
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
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
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
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
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
廢置其君如弈碁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
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為之說、而是非易位、義
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

兄弟為讎、為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
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
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
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為害甚者、不由
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為三傳要皆失實、
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
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
二、而何休之繆、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
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

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之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為之說曰、

嫡子有孫而承、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或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

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
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
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
而凡地震、山崩、星、電、雨雪、蝻、螟、彗、孛之類、莫不
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
必強為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
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
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
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

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
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納蘭成德校

春秋五論終

題春秋五論後

西訓是書

予嘗著春秋私說三卷。未
敢公諸世。既而甲寅春罹災。
斯書亦歸烏有。後取呂圭
叔五論而讀之。其符於愚
衷者。徃往有之。其言曰。六經

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
春秋為尤甚。又曰。以日月為
褒貶。以名稱爵號為褒
貶者。皆非是也。此言也。洵
為亘古之卓見。而春秋之
本旨。可由以辨矣。予之管見

之陋。固勿論也。但有一二符於
愚衷者。則不可掩耳。頃者。
門人君業。欲校而梓焉。筑
紫公廼獎成之。刻成。屬予閱
之。因書以示於嘗讀私說
者云。

寬政庚申春三月

東都星岡爽鳩乞



常陽 井阪一清書



成章館藏版



